

前線巡禮

陸詒著



MG
I253
141

前線巡禮

陸 詒 著



3 1761 3947 9

大 路 書 店 印 行

序言

陸詒先生這一本通訊集子——前綫巡禮，其實是用不到什麼人來介紹的。因為陸先生自己就是很好的介紹者；他在新聞界已是一個無人不知的名記者，他的通訊早就人人讚賞。那裏還需要人來介紹。而且這裏所寫到的，又是從晉北而陝北而甯夏那樣引人注意的地帶上的形形色色，所有各篇的通訊題目，也夠自己介紹了。如果一定有介紹的話，那麼，只好講一點題外的東西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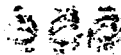
陸先生是中國戰地記者之一。在中國，戰地記者的受人重視，恐怕不能說不是長江，秋江，陸詒等等幾個人的勞績。這不是沒有原因的。不只是由于這幾位記者文字受人歡迎，主要的還是由於他們的取材，觀點，作風等都有其特異之處。原來，在我們爭取民族生存的抗戰上，戰地記者是有其重要意義的。我們只着幾條簡單的戰訊，對前方情況還不够了解；我們不只要知道前方的勝

這本書雖取名前綫，其實所寫的是前綫一部份即西北綫的景象。這一方面的寫作，如果長江先生的西綫風雲是第一本，那陸先生這本就是第二本。這兩本書都在整個國防上有着不少的價值，而陸先生似乎又有他自己的特色。西北綫所以在國防上佔着重要的地位，是由於它襟帶湖蒙，比連回疆，而現在又是吸入新鮮空氣與拮取寶貴食糧的孔道。那裏埋藏着不少寶物，現在似乎正在爆裂出各色異彩；或者不妨說它是中國的生命綫吧。的確的，敵人所以要用極大的力量到那邊去「囊括」，去切斷，原因實在就在這裏，而且過去敵人所以敢於包藏禍心，企圖分裂我們中華民國五族的民主共和，我們過去在民族問題上，自己有着不少弱點使敵人得乘虛而入，不能不說是其主要原因之一，因此，在目前抗戰前途上，在整個國防上，西北方的民族問題上，那邊實在是很吃緊的一個地帶，我們需要對西北有多多的了解，多多的研究，需要有進步的觀點來描述西北景象的通訊供作材料。在這一點上，我想這本書也是值得介紹的寫

作之一。

潘梓年

二十七年二月十四日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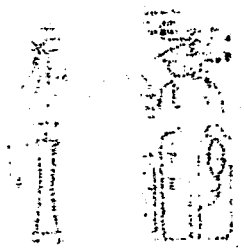
目錄

走上西戰場

娘子關血戰記.....	三
從壽陽到臨汾.....	九
冀察晉邊區的游擊戰.....	一五
舊關之戰.....	一九
今日的西安.....	二四
陝北之行	
延安進行曲.....	三一
毛澤東談抗戰前途.....	四一

彭德懷談前方游擊戰爭.....	四八
周恩來談抗戰新形勢.....	五四
寧夏之行	
平涼巡禮.....	六五
甘甯道上.....	七二
騎兵門師的戰績.....	七五
暫時沉靜的西線.....	八一
國防前線的甯夏.....	八七

走上西戰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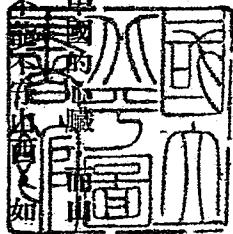


娘子關血戰記

中日在華北作戰的重要轉據點，是在西戰場上！河北是中國的根本。不論從國防從資源的見地來說，我們千萬不能失去山西，華北便永遠不能翻身，敵騎更決不僅止於黃河！當記者於上月三十日趕到太原時，保全山西的生死必爭之地，——雁門關，娘子關，都已淪陷敵手了！我理想中『娘子關頭觀戰』的企圖，給眼前慘酷的現實打擊得粉碎！

時間，環境，實不容許我細吟李後主『……無限江山，別時容易見時難！』就在到并後的翌晨，我搭上兵車到晉東壽陽的前方。現在我先來訴述我軍力戰娘子關的經過：

抗戰在西戰場展開之初，晉綏的威脅，僅在晉北及綏東，山西的軍隊都集



中在那一條線上，娘子關天險，祇有山西的砲兵一團駐守。晉當局初以為晉綏的兵力，足以抵抗兩三年，萬不料自己的部隊，幾年來祇是在「兵工」圈內，生疏於作戰，再加李服膺輩不肖軍人之「洩氣」，不到一月，雁門平型一線突破，綏遠晉北全完。一方面平漢線我軍敗退，使晉東南受到極大的側面威脅。那時，晉綏的軍力不够分配，才急請中央調兵北上。×路軍奉命入晉者×師，中央軍××數師，增援晉北正面，由石家莊後撤的中央軍×××路及×××路兩部，移調娘子關，搶防山西省的東門。此時，駐守娘子關的晉砲兵一團，早已不奉令而後撤至陽泉附近，曾在平漢線力戰強敵的×××路及×××路，是夜急行軍，適逢數日大霧，敵軍未知我虛實，否則，等不到我軍到達，敵軍恐早已佔了無兵駐守的娘子關了！該砲兵團長，聽說已經槍決。

我軍在娘子關倉卒佈防，尙未妥貼，乘勝追擊的敵軍，已似排山倒海的跟蹤而來。當我軍奉命由平漢線西撤之際，命令到達各部隊的時間不一致，所以

到達防地的時間，也參差不一致，初幾天的激戰，我方受損頗大。娘子關外偏東南的地方，有一個矗立雲霄的高山，叫雪花山，較娘子關更高，上面做的有我們的國防工事。這一個高山的得失，關係娘子關頭的安危。該山由××路趙部××師扼守，不幸該師在平漢線受損過大，疲兵再戰，裹創血拚，終至傷亡枕藉，力戰而失雪花山。

敵既佔雪花山，遂傾其大砲，飛機，騎兵，機械化部隊，猛撲娘子關正面。我××路雖在平漢線已力戰數月，從未得到片刻休憩，但在孫總指揮一聲令下，莫不奮勇接戰。敵軍的砲火飛機縱然每天把娘子關內外的山頭，轟得峰倒嶺崩，死屍有如荒林中枯斷的材木，填滿了滿山滿谷，但終不能搖撼我們鐵的隊伍的陣地。敵軍在正面遇到堅強的抵抗，遂移其主力攻舊關，該處為二十七路馮欽哉部，在十二日起與敵血戰三晝夜，最後連工兵營，輜重連，教導團都調上應戰，敵軍死傷千餘名，而我則倍之。這是娘子關頭血戰最壯烈的一幕

！結果，我們戰士打完了，敵軍又進佔舊關！

在娘子關正面，戰得最厲害的時候是十月十四日，敵騎兵四百餘，竟衝到第××司令部門口數里之地，那時，我副司令長官黃××能於萬分危急中，沈住氣奮戰，衛兵，勤務兵，甚至連伙夫，一律執槍作戰，血戰兩小時的結果，總算把敵騎兵四百，解決在山溝裏，一個也不得生還，使陣地轉危爲安。

舊關已失，固關陷于危急狀態，原駐九龍口測魚一帶的第×軍，奉命反攻舊關，急行軍到達敵陣前，不會喝一口水；不會休息一秒鐘，便與敵軍作猛烈的奮關爭奪戰，血拚一晝夜的結果，於十六日居然以無數的鮮血與斷殘肢體，換得了『克復！』但舊關以外的山頭，仍爲敵盤據，二十日起，敵機四五十架，不息的以重量炸彈，猛炸舊關，以及固關以下的槐樹浦，五里舖，固驛舖，柏木井一帶，土地都炸平了，什麼全炸燬了！敵機終日翱翔于我陣地高空，敵機上一聲信號槍，敵軍的排炮，便毫不吝惜的打來，工事成平地，士兵與塹壕

共殉！我軍不得已，遂集殘軍退守固關。

舊關雖然又被敵第二次攫取到手裏，但敵方傷亡甚大，並不討得任何便宜，遂又移其精銳部隊攻我右翼九龍口測魚一帶，實行迂迴戰略。右翼我軍原爲××路，二十五日左右，×軍奉命增援右翼，××路原擬調入晉北，使晉北我軍可出擊後路已斷的敵軍。（晉北×路軍，頻在敵後方遊擊，破壞交通甚得手，在晉北的敵軍，最慘時，彈藥給養，都要靠飛機來輸送，此時，如我軍出擊包圍，不難殲敵，可惜晉北我軍兵力不够分配，故始終與敵在膠着狀態中作戰。）可時××路軍太性急了一點，接防的×軍剛到，他們便移師。可憐徒步月餘，翻越秦嶺而來的×軍，尙單衣草履，防地地形又不熟，又從未經歷這麼大的國際戰爭。陣地上剛剛站足，敵軍九龍口測魚一帶乘虛而入的大隊便到臨，就在平定前方的西回村西郊村，對敵作遭遇戰。炸彈砲彈如雨點般直下，×軍雖勉力苦撐，但總因傷亡過大，而節節敗退。×路軍劉不成師，原在晉

東南和順一帶活躍，聞左翼吃緊，于二十四日趕在測魚西馬山一帶，與敵作戰，殲敵二聯隊，但他們是專任游擊，不輕易打硬仗的，這次也受了右翼我軍移防太快之累，也打了一回遭遇戰，受了相當的犧牲！

晉東的右翼已危，苦在娘子關頭的我軍，為避免包圍，不得不揮淚于二十六日晚上，退守壽陽，與此天險娘子關忍痛的暫別了！

（十月一日于壽陽前方）

從壽陽到臨汾

晉東的大門，被敵突破了！上月二十六日娘子關的失守，使西戰場上的戰爭，演變到一個最嚴重的階段！所可認為安慰的，是娘子關經力戰而敗退，鮮血染遍過的河山，我們總有重新克復的一天！只要我們拚死力戰於山西，不氣餒，不悲觀，眼前的頹勢，亦未嘗不可以挽救！娘子關以內的平定縣城，於二十八日晚失陷，陽泉經敵機整天的轟炸，炸得空無所有，×軍在該處撐持力戰至三十一日，該地又告失守，我軍一面在陽泉壽陽間佈置新防地，待援反攻，一面將北路我軍由忻口後撤至石嶺關，與東綫新陣地，形成一條西北至東南的直綫，互為策應。××軍劉師由和順方面向平定陽泉移動，以拊敵軍之背，同時××軍湯部，由某地徒步馳赴壽陽增援。記者一日晚上在壽陽附近時，目覩

成隊的援軍，乘星月交輝的夜色，向前綫反攻，一個個銜枚疾走，人無聲，馬不吼，祇聞『沙』『沙』的馬蹄聲，也祇見一條迤邐長長的行列，白亮亮的刺刀，閃閃發光。前線敵軍炮吼不停，白天敵機四五十架的出來大炸，把壽陽城以及離壽陽百餘里的榆次，炸得牆坍壁倒，人們白天簡直不能動一動！

娘子關以內，僅壽陽一帶為山地，可是講到險要，那裏能比得上娘子關呢？敵軍在晉北因後方常被我遊擊部隊截斷，陷于進退維谷的苦戰中，所以這次他們出其主力部隊的全力，猛攻晉東綫，以解晉北之圍。二日上午，敵軍已進抵壽陽附近四十里的地方，我軍傾全力以奮戰，炮聲機關槍聲，已震聾了耳膜。軍部高級軍官勸記者後移，軍官多忙於作戰，再無片刻餘暇來顧到什麼新聞記者了！在晚上，我搭一列傷兵車，駛過白天曾受敵機破壞的正太路，而退到榆次。在傷兵們太淒涼，也太壯烈了！據他們說，在晉東火線上，受重傷的戰士，就是氣息奄奄而不死，也無法下來，因為敵人的炮火太密集。輕傷的連爬

帶滾的退下來，壽陽一帶，早已逃得十室十空，什麼也沒有，蹣跚獨行到車站，爬上車皮，滿懷着得慶生還的心理，想到後方去療治！但後方怎麼樣呢？這是我剛從後方來的人，是最清楚不過的！太原已成空城，傷兵醫院告客滿，敵機每天往轟炸，醫官看護，皆可逃入地窟，捨傷兵而不顧，讓這些戰場上飽歷轟炸的戰士，在治療期中又受敵機轟炸的驚悸。閻氏領導的民族革命戰爭戰地總動員委員會，他們的活動範圍，只限於戰區以及已經淪陷敵手的地區，所以在晉東南的地方，民衆始終未見有動員景象。只是遊擊隊克復的地域，民衆與軍隊的聯繫，還做得相當成功，其他各地，徒見標語的輝煌，仍不見有民衆動員了的事實。傷兵們上車下車，都要憑自力更生，醫院大多住滿了，就是不住的，也各人管各人收容自己的傷兵。當記者由陝經風陵渡入晉時，看到那些傷兵臥倒在黃河之濱，而無法渡河的慘狀，我簡直不敢再想像，更不敢對今晚同車的受傷戰士，坦白地說出啊！

傷兵車上幾小時的呻吟聲，心頭痛楚得利害，到榆次車站時，炸後的景象更是傷心怵目！榆次住旅館，吃飯，都生問題，整天的轟炸，也早已把這地方炸成了前線。上太原的列車已沒有，留榆次又是什麼都不便，遂雜於難民羣中，連夜徒步七十里而至太谷。天一破曉，敵機又來掃射，離太谷不遠的東關，那天列車上的軍民，掃射下死傷了四十餘名。

同蒲客車早已停駛，祇有傷兵雜難民的無定期車。晚上必有兩三次，可是上車的一剎那，非用全身的本領不可！人擠極了！那一節車也不准上，傷兵車當然不能上，上去要開槍，其餘又是綏署的專車，某機關的包車啊，裏面滿載官員家眷、行李，物件，衛兵持木壳槍睜着圓圓的眼睛，誰想上去，輕則挨罵，重則挨打。記者沒有辦法，只好上鐵蓬車的車頂，上面的難民也都滿滿地。列車在黑夜中飛駛，雖然三四天來，難得好睡，又經過了七十里的徒步奔走，疲憊極了，但眼睛不敢輕易閉一閉，因為如睡果了，被走動的列車，由高高的

車頂摔下，死了也是死得莫明其妙，傷了更是慘得不死不活。

一夜慘況，居然挨過，翌日下午到達臨汾，這是晉南的重鎮，眼前已成爲山西省的第二太原！綏署以下各機關各團體，都已陸續的搬到這兒來，閻主任也許不久也要到此地來。晉東退守後的太原，已在危殆狀態中，記者抵臨汾後又聞壽陽失陷，敵軍迫近榆次的警耗。壽陽以下，乃一片平原，既無險可守，而敵軍的重武器，又可大量發揮。太原城，由守城司令傅作義將軍趕築強固工事而死守。但當年死守涿州的條件，並不存在於今日之太原啊！

今後西戰場上的局面，要看如何死守太原，如何死守韓信嶺，（即靈石，介休，霍縣一帶）如何把我們的部隊集結於晉省邊區的崇山峻嶺中，展開廣大的遊擊戰爭！

戰地的一得一失，在我們都不必悲觀，氣餒，只要常常記得每次以血換來的慘痛教訓，改造現實，動員民衆，改進軍隊素質，長期堅韌的戰下去，我們

仍有驅日寇出華北的一天！

（十月四日於臨汾）

冀察晉邊區的游擊戰

在這次民族抗戰中，游擊戰爭是佔着極重要的地位。牠適應了對敵持久戰與消耗戰的條件，同時還給我軍正面對敵作戰以莫大的幫助，冀察兩省的國土，雖然已淪陷了，山西又告危急，可是洪水般的游擊戰，正汎濶在冀察晉的邊區，而且今後還有廣大展開的可能。

曾經在國內經過二萬五千里長征的某軍，入晉抗戰，到今天為止，他們已經克復了冀省的平山，靈壽，曲陽，唐縣，阜平，淶源，察省的蔚縣，晉省的廣靈，靈邱，到處動員民衆，組織人民自衛隊，抗日游擊軍等等，在敵人的後方作大規模的運動戰。以上這幾個縣份，恰恰是在冀察晉三省的邊區，足以控制平綏，平漢，同浦，正太，四條鐵路的交通，是太行山脈恆山的最高峯。在

他們認定這些地帶的掌握，是強固了以游擊戰來支持華北抗戰的基點。最近晉境敵軍的後方交通，常遇破壞。燒汽車，燬飛機，給養軍火，常常被劫，使正面作戰的敵軍，感到重大威脅！

游擊戰是少不了羣衆的。而這次某軍頻獲勝利的原因，也無非是得了當地老百姓的幫助，冀察晉邊區的民衆，原也是落後又落後的農民，他們對民族抗戰的意義，起初也並不理解好多。侵略者的炮火，轟進了華北，我們的部隊陸續抽調上去抗戰，經過那些鄉村，農民們也祇是呆望着那些迤邐得長長的行列，經過了一隊又一隊。他們憑幾十年的經歷，見了大兵便害怕，雖然在軍隊要牲口要佚子的嚴命下，不能不作相當的供應。但這些兵到什麼地方去打仗，爲誰去打的，誰都是相當模糊的；過了些時候，抗戰的軍隊敗退了，又經過那些村落，中間自然也免不了比較繁重的事實農民們也祇好飲忍下去。靠了土地而生活，他們是無法揹背了土地，犁耙，農具而避到別處去活命的！日軍

進村了！除了搶，殺，燒之外，他們向每一個鄉村，要下列三樣東西：第一是婦女，第二是雞，第三是豬。各縣城當然又是先來一套維持會等的漢奸把戲，但是日軍屠殺，搶掠的事實，還是一天一天的增多。民衆活不成了，只有棄了土地，別了一草一木都值得依戀的家園，而偷偷的逃跑到遠處。他們才真正感覺深刻苦痛，漸漸瞭解這次對日作戰的意義來，曾受過敵軍虐殺的區域，民衆的抗日情緒更熾烈，一經宣傳，少壯者躍躍欲試，要求發給武裝，保衛自己。

軍隊開始在各處打游擊戰了，民衆起初只是跟隨在後面，並不直接參加作戰，每一次出擊，總是得了敵人輸送而來的槍械，彈藥。農民們對戰爭害怕的心理，逐漸的降低，相反地，他們認爲作戰，既可以得到許多戰利品，又以軍隊熟爛戰術，並不致吃什麼大虧。青年婦女，老弱，小孩子，都由軍隊保護輸送至安全地帶，平時又可照常的生產，好好的過日子，軍隊與民衆相處，好像一家人。

一般人以爲某軍動員民衆，是有什麼莫測高深的本領，可是事實上說來，也是最平凡不過的。祇是把握住羣衆的要求，而滿足他們，民衆們自會自發的組織起來，保衛自己的家鄉，參與神聖的民族抗戰！

冀察游擊司令孫殿英將軍所率領的一萬多人，也在冀察一帶活躍，其部下劉桂堂氏，最熟練於華北的游擊戰，以前一般人過慮他們政治訓練不夠，可是現在他們已和某軍取得緊密的聯繫。而且大批平津流亡的學生，教授，智識份子者都參雜在裏面。游擊戰的巨流，將隨時冲毀敵人在華北的立足，而予侵略者以嚴重打擊！

(十月六日於臨汾)

舊關之戰

舊關，是晉東娘子關的右門戶，在軍事地位上的重要，決不稍遜於娘子關。當上月十六日舊關最緊急的一剎那，我三十八軍教導團曾趕往搶救，激戰兩晝夜，全團官兵壯烈犧牲，祇剩三四十人，卒將敵軍兩聯隊全部殲滅，奪回舊關。這一幕『爭奪舊關戰』，是晉東線上最可歌可泣的一頁，與東戰場上姚營殉國於寶山縣城，可以先後輝映，永遠值得我們紀念和學習！

教導團的官兵，共三千五百餘人，其間戰鬥兵共三千三百人，他們都是初中以上的學生，受過嚴格的訓練。抗敵的情緒，燒熟了全團每一個青年戰士的心！從九月初出發踏上抗戰的火線後，轉戰數千里，一直在平漢線上力戰。在滹沱河一戰中，該團團長李振西受了光榮的創傷，但仍督戰不退。雙十節的早

上，他們始接到撤退的命令。他們是平漢前線最後西撤的一羣，點一點全團的人數，那時祇餘二千七百餘人了。三天三晚的疲勞行軍，總算到達；山西省孟縣的岳家莊。這裏距舊關祇有二十里地，舊關激戰的砲聲，很能清晰入耳。

十六日清晨，敵軍從舊關攻入，已迫近到關溝口，如果再前進幾十公尺，已經是正太鐵鐵的路軌了。那時候娘子關的危急程度，遠遠超過那句『千鈞一髮』的形容詞！該團接奉援救舊關的命令，用跑步趕到，一連一連的上去接戰，手榴彈飛擲，士兵都上刺衝鋒。敵軍畏我肉搏，陣地稍退三里，可是到傍晚爲止敵軍始終盤据在關溝口兩旁的高山上，架起機關槍，向山下我軍猛烈掃射。我們是仰攻，無險阻可憑藉，出擊進攻時，又不能隨身帶上防禦工事，憑了血肉，憑了不怕死的決心，繼續冒着機關槍的彈雨攻上去！『殺啊！殺啊！殺死日本鬼！』喊聲響徹了山谷，前仆後繼的衝上去！那晚上，一小部份的我軍在山溝裏向上佯攻，可是大部份的隊伍，踏過荆棘草叢，從間道爬上了山巔，

抄襲到敵人的後背。上半夜，敵軍密集的火力，始終針對着溝關口到舊關的一段山溝裏打，却不料英勇的我軍，早已擰手躡脚的摸到了敵人的背後。一陣猛烈的槍聲，手榴彈爆炸聲，使敵人動搖而慌亂了！嘩嘩的機關槍怒吼不停，但是擋不住豪勇的我軍，躍前肉搏。我們的士兵，往往拿手接住敵人的槍刺，敵的肉搏技術既這麼低劣，刺刀被接住了，只好用頭來頂住對手的胸部，大概表示無抵抗求饒的意思。弟兄們幾月來的打仗，眼睛都打得發紅了，那理會你這一套，來全力拔出敵人槍上的刺刀，直戳入侵略者的肢體。鮮血濺灑在曠野，這是予打擊者以打擊的戰爭啊！血的債祇有拿敵人的血液來還！酣戰到了十七日的拂曉，我們居然奪回了舊關左右的八個山頭，同時也拿回了舊關，敵我的屍體，填塞了滿山滿谷，鮮血匯成了河渠！

敵軍入關的兩個聯隊，整整的殲滅了，可是，我們青年戰士的犧牲，也着實可觀！全團的士兵、官長，連火夫，勤務兵等，一起算上，也不過三四十人

，雄據於屍體雜亂橫陳的舊關山巔。十七日晚上，舊關外高山上的敵軍，大概祇剩那些砲兵了，所以響了一晚的砲聲，却始終未見敵軍的步兵衝來。要是那晚上敵衝來，那末我們守山的三四十名壯士，也就完了！當時，其他各線的軍隊，如能相機出擊，一致動作，趁敵人喪胆的時候，把攻勢更加猛烈起來，也許可以一鼓而下娘子關外的雪花山，使整個娘子關的戰局爲之改觀！

幾十個豪勇的戰士，飽聆了整晚上敵人炮彈的悲聲，於十八日的上午，將陣地移交給二十六路軍。他們才從前線奉調到後方休養補充，高級指揮官對該團的壯烈犧牲，團長的裹創奮戰，慰勉有加。成仁的戰士就埋骨在山溝裏。絕壁斷崖處，有高級指揮官親筆的題詞『民族英魂。』誰料到二千餘戰士埋骨之所，在隔過四五天之後，仍使敵騎縱橫而過啊！

舊關之戰，我們會消耗子彈四十萬發，手榴彈一萬餘枚，而敵人飛機炸彈，炮彈，槍彈的消耗，更多我數倍，足見戰鬥之烈，爲西戰場上所罕有。晉東

經過了『力戰』而後撤，奮關戰役中尤有壯烈的奮戰，所以敵軍雖今日已佔太原，但絕不容吾人氣餒！我們祇有踐踏着抗日的戰士的血蹟，而繼續邁步向前，為壯烈犧牲的兄弟們復仇！

（十月十四日於西安）

今日的西安

這是一個又古老又嶄新的美麗城市！

又稍讀歷史的人，誰不追懷「長安」過去的光輝？而劃時代的，使中國躍進到「團結禦侮」的新階段的雙十二事變，卻偏偏於去年又發生在這兒！晉陝毗鄰，從太原淪陷以來，這兒可說是鄰近前方的後方重鎮，又是溝通中國西北角的發源點。這裏的一切動態，想必是全國人士所關懷吧！

當記者剛從晉東前線移轉到西安時，旅館家家客滿，市上正呈現出一種啼笑皆非的繁榮。晉綏人一般皆視此地為逃難的安樂窩，携家眷，提箱籠，急潮似的湧來。也有更多從戰區裏逃亡出來的老百姓，不恤披星戴月，經歷了長途的艱辛，而雲集於此。使西安人口平添了兩萬多，展開了旅館飯鋪老板們的笑

顏。『長安市上乞丐多，』這是數年前的現象，而今更甚！大部份還是戰區裏流亡出來的老弱婦孺，他們決不是自甘討飯過日子，最主要的是沒有工作可做，也沒有飯可吃。救濟難民（最要緊是給他們工作，善用人力，而不僅僅是慈悲的消極的給他們吃住），與救護傷兵，有同樣重要的意義，值得後方工作者加倍的努力！譬如，最近有一批河北省難民青海墾殖團，他們已經組織了起來。踏上到青海去的遠程，以集體的力量，追求他們的新生活與光明去了！這是值得提倡的一種安插難民的辦法。

在十幾天之前敵機兩架也曾飛到這裏，擲了幾個炸彈。聲聲炸彈的爆炸，又把那些以西安爲逃難安樂窩的官兒富人們，震得發慌了起來。因此，最近頗有往四川跑的，也有向漢口逃的。

在西安十字街頭的鐘樓牆壁上，塗繪着一幅令人警惕的圖畫。一邊是怯弱的逃亡，一邊是英勇的抗戰。標語中的大標題，是『人生終須死！』底下是『與

其逃難而死，不若戰鬥而死！」這是警告那些惶惶然不可終日，逃來逃去的朋友們昭示，所遺憾的，是語詞間雖鼓勵大家戰鬥，卻沒有把「逃亡即死，戰鬥即生」的意義充分發揮，我們現在要求生，便得與敵人「死鬥！」

一般的說來，此地的救亡工作，還沒有達到我們理想的階段，甚至多少有些不必要的磨擦發生。但這或許是暫時的，在最近的將來，隨着客觀上迫切的需要，救亡工作一定可以更活躍些更獲得廣汎的展開。西安的學生已經整批下鄉去，在農村中刻苦的做喚起民衆的工作。上海救亡演劇隊第一隊和第五隊，先後到達此間，使當地救亡演劇的浪潮，更高漲起來。救國歌詠團的組織，也似雨後春筍般的勃興，牆頭壁報，辦得雖少，但很有精采。一半用漢字，一半用新文字來對照，於新文字的推行，顯得很有力。這一切，顯示「長安城」儘管古老，可是牠的確在嶄新的時代浪潮推動中。

到了西北，自然會感到西北民族問題的重要性，尤其在這民族抗戰形勢進

展到緊急的轉變關頭的目前！記者曾訪問過奉命出巡西方的蒙藏委員會副委員長趙不廉氏，聽他說，德王最近雖在歸綏召集蒙政議會，綏遠全省十八蒙旗中，到會王公僅三旗，其餘都是派遣代表出席，而且大部分王公內不甘附逆，祇因迫於環境，故不得不虛與委蛇。據趙氏的看法，以爲要推動蒙古王公積極抗日限於實力頗感困難，如果我們抗戰軍事有辦法，他們仍不難歸順。

前天記者又訪即將赴西北指揮軍事的某大員，縱談各路戰況之後，話題又集中於國內民族問題上。他坐鎮西北多年，對這問題理解頗深。他以爲總理民族主義中國關於內各民族一律平等的主張，以前不爲一般人所注意，努力去實踐，深表遺憾。國內各民族間的隔閡，亟應設法溝通。有些人常戴有色眼鏡來看某些民族，懷疑他們因敵人數年來的離間分化，而有所變化。我們當然不能否認敵人數年來深入的謀劃，或許有相當成效。但就據此而以爲某民族不可靠，也是極不當的。試想，自抗戰爆發以來各路前線以及後方的漢奸有多少，這

是值得我們漢人深切反省的！他認為總理西北民族問題，驟看起來，似極複雜，極嚴重，其實是很簡單的。只要我們處之以「誠」，拿「公平」來了理一切，問題總是可以迎刃而解的！

我很欣幸的在西安，聽取兩位大員對於國內民族問題的意見，我覺得九一八淪亡了東北，我們居然苟安了六年，但如果一旦西北有了問題，則決不會再有六年了！保衛西北，除軍事上傾全力而外，不重要的莫過於民族問題，有妥善的解決！總理在民族主義中所昭示於我們的，尤應迫切地去實踐。深望當局及國人，能高瞻遠矚到我們的西北！

(十一月二十五日於西安)

陝
北
之
行

延安進行曲

『延安』牠這座僻處陝北邊區的又古老又冷落的小城市，牠的名詞在近兩年來，傳遍了全中國，全世界，多少人對牠至今懷還着『神秘』的心理，從民族抗戰爆發，一直到敵人攻陷綏遠的包頭，山西的太原之後；這地方已成爲直接抗戰的區域，一切人們都爲抗戰而緊張的工作着！陝北公學，繼抗日軍政大學之後而開辦，成千成百的戰區流亡學生湧進去，接受了刻苦的實踐的抗戰教育之後，又大批的湧出來，踏上抗戰的前線。『延安』兩字，不知有多少青年人在腦海中迴旋着，憧憬着？正與一九二五年大革命前，國內青年憧憬『黃埔』的情況差不多。

十二月一日的中午，有一輛半新舊的貨汽車，滿載着大批捲筒紙，和十二

個高聳於汽車頂上的旅客，衝出了西安城的北門，向陝北疾駛。港筒紙是入路軍駐陝辦事處裝到延安去製作文化食糧的，但因為車商太好賺錢，裝得太多，使乘客高高座上，不免時常提心吊胆。大家擠做一團，手牽着手，高空要過慮敵機，電線，以及槎桲的樹枝，過缺口過河時，又要警覺震動得掉下去。起初，大家頗為惴惴不安，過後就慣了。再一會兒，幾位到陝北求學去的青年。開始彼此談天，唱各式各樣的流亡歌曲，漸漸地毫無隔閡的熱鬧，活躍起來。

同車十二人中，一位是上海救亡劇隊第五隊的左朋先生，兩位是曾經踏過雪山，草地的二萬五千里長征戰士。其餘，除了記者外，皆為預備進「抗大」的有志青年。第一天經過咸陽，涇陽，三原而耀縣。晚間，我們圍坐在一家店的櫃房裏，拿木炭，花生殼烘起火來。熊熊的火焰在燃燒，大家談話的興緻，也像火焰一般的熾熱。門外，白天裏現在人們眼前的那些帶有荒涼味兒的山川田野，也被一鈎新月的銀輝，塗抹得失去了原來荒老的皮面，而出奇地顯得清

胡。最後一幕，是每個人做一個拿手表演。戲劇家左明被迫作一個緊張的面部表情，青年音樂家鄭立平君，彈其最愛的孟特鈴，高歌影片中『桃花恨』的情歌一曲。我們都驚佩他嗓音的悠然意遠，報以熱烈掌聲。他感慨的對我說：『唱情歌』，祇有今晚是最後一次了！我學音樂已十年，最近始覺到我的頭腦有亟待武裝的必要，毅然從遙遠的南國到陝北去上學，今後我要運用我原有的嗓音，高唱出雄壯有力的救亡歌曲！又是一陣雷鳴似的掌聲，大家在他的領導下，唱了『五月的鮮花』。那晚上的盛會，把一切的疲乏，忘却到九霄雲外去了！

翌日清晨再走，翻過好幾座大山，艱難的經過同官，宜君，中部的黃帝陵，而於昏黑中抵洛川。三日的下午，過甘泉縣，翻越險峻的勞山，而到達延安。

延安城底雉堞，從河邊蛇延到山上，在薄暮的朦朧裏浮泛着鋸齒形的輪廓

，並將牠縣延的陰影，斜拋在半凍半流的延水之上。嘉嶺山和清涼山南北對峙着，用牠們雄偉的尖峯，拱衛着這座孤零零的古城。汽車一到，許多上海救亡演劇第五隊的男女劇人，把他們的領隊——左明，蜂擁迎去。記者承特區政府招待科的人員，招待到一個消費合作社去下榻。

到延安後的第一天上午，去訪黨報編輯委員會的徐冰先生，他以我們是同業，談得頗暢快。談了一點國內文化人的問題，我真驚異他們對國內文化人研究和分析的清楚。下午到城外去參觀「抗大」，該校校址，原在城內，現遷其三分之二，往城外的窯洞中。教育長羅瑞卿屢勸招待參觀，學生上課皆在窯洞外的空地上，教員露天講授，形式上雖不如其他大學的高樓大廈，但精神的緊張與嚴肅，卻遠遠要超過好幾倍。據羅君談：「該校現分三大隊，每大隊下面，又分三隊。第一，第二大隊中，皆為以前紅軍的幹部，過去當過師長，軍長的，現在也來學習。第三大隊多外來學生，包括全國各省，也有從馬來，朝鮮

，東北四省，蒙古，安南等地來的男女學生。第一，第二大隊畢業的期限是八個月到六個月，第三大隊爲速成起見，暫定爲兩個月。最近應各方需要，不久要開辦第四隊，將來也是辦到八個月到六個月畢業的。畢業生，共已有兩期，人數爲五千。課程有政治學，中國革命基本問題，經濟學，戰略戰術等，特別注重於組織羣衆，與抗日的游擊戰略。」

羅氏主張，今後國內的教育，都應該在艱苦的物质條件下去辦，不要考究校舍如何，教室如何，這樣才可以在敵人猛烈摧毀我各地文化機關，我全國一致抗戰過程中，仍不中斷我們的教育事業。其次，盼望國內各地，多多添設類乎『抗大』之學校，以訓練大批青年戰士，加上抗戰的火綫上去！

『抗大』的校舍——即窯洞，是這樣建成的？一共是一百多個窯洞，都是千餘生親手用鏟用鋤所建造的。他們在未興工之先，由教員先來一個政治動員，講解爲什麼要造窯洞，把學生們說服了，講得大家躍躍欲試。然後由學生編

起挖窖洞的歌兒，大夥兒胼手胝足的工作。做工作像一種運動比賽，深含着娛樂精神。不到兩禮拜，嶄新的校舍，便在師生合作的努力下，興奮的工作競賽中完成了！入晚，窖洞裏的燭火照耀映現得似滿天星斗，從延安城內，遙望羣山，好像是美麗的香港夜景。

上海朋友艾思奇君，在抗大第三大隊當教員。他她穿着一套布軍服，與我見面，竟弄得我難以分辨。據他說，「這學校裡，教員有時做學生，學生有時也做教員。大夥兒集體的學習，集體的研究與討論，整個是一種極愉快極有益的集體生活」。

繼着，由一位湖南籍的女同志——朱仲珠，伴我去參觀陝北公學。她昨天尚為「陝北」的祕書，今天已為軍委會政府部的工作者。因她熟知該校情形，所以由她伴去是最合適了。「陝公」也在城外，並非住的是窖洞，學生有千餘，下午皆在外面修飛機場。校長成仿吾先生和我談了一回，該校是養成做羣衆

作，及做軍隊政治工作的所在。課程中特別注意於羣衆工作，統一戰線，集體討論。學生程度，上至留學生，下至小學生，可是最大多數還是些高中學生。實施了新的教育方式，鍛鍊了集體生活和刻苦習慣。校內壁報特別多，宿舍，禮堂，都佈置得極好看。教員與學生，一律吃粗糙的食物，睡堅硬的大坑，共同生活，共同學習。這裡所表現的那種無際涯的進取氣質，是危亡的中華民族起死回生唯一的推動力！最奇特的是女生中有南洋鉅商胡文虎的小姐，及鄧寶珊先生的女公子，也在這裏受那種刻苦的緊張的教育。怪不得平津京滬的大批流亡學生，都要潮湍似的不斷湧來！此外，尚有中央黨校·摩托學校，魯迅師範，托兒所等教育機關。惜以時間有限，未暇參觀。

第二天訪毛澤東，凱豐兩先生。晚上，看上海救亡劇隊的話劇。同去的一位八路軍士兵，在看完戲後發表他坦白的意見。認爲上海來的劇人，雖然技術上比我們要好一點。可是沒有我們這裏的戲劇，那麼的富於創造性，大衆化。

雖不高深，卻能深入羣衆，而爲羣衆所喜愛。

在延安的四天中，適逢這裏有大批要人，集中開會，故先後訪問了彭德懷，周恩來，項英，張國燾，李富春等。他們對現階段的抗戰形勢，認爲只有更加強抗日統一戰線，鞏固國內團結，堅持全國抗戰，然後始可以獲得最後勝利。共黨組織部長李富春先生，這一次最坦白最沉痛的談話中，曾說：「我們從過去到現任，不是沒有錯誤過。但我們一發見了錯誤，立即有勇氣承認錯誤，有最堅決的信心，立刻糾正錯誤，使這一次的錯誤，不會再患第二次。譬如，統一戰線曾經不知費了多大的教育力量，深入下層去說服，但直到今天，我們尙不能認眼前所表現的國內團結爲滿足。我們果然要鞏固團結，但相反的，我們也反對投降！」

一般的說來，這裏的抗日空氣，非常蓬勃。肅清文盲，送壯丁上前線，徵募救國公糧，慰勞抗日將士，特區選舉，等等工作，皆在緊張極迅速的進行。

中。抗日的羣衆運動，特別進展得活躍，救亡歌聲，響遍於任何角落。最近因爲外間來的人太多，人口大大增加，使城內商業特別呈出一種繁榮氣象。延安城內最多的是籃球場，網球場，和各式各樣的消費合作社。這兒雖非蘇杭那種享樂頹廢的「天堂」城市，但一個真正要求「學習」，要求「工作」的抗日志士，如果他到了這裏，準會捨不得離開牠。

延安今日，總的景象，是熾燃着「抗戰到底」的火炬，普遍地具「團結禦侮」的信心，決不像外間所傳的神秘與陰沉！一切在活躍，在戰鬥！相信全國各地也都在「統一團結」之下，堅韌奮鬥，以擊退日本帝國主義者的進攻！儘管敵人怎樣殘暴進攻，怎樣陰謀分化，在抗戰的進程裏，最後的勝利，總是我們中華人民的，民族解放的燈塔，也在這樣照耀着我們走向「勝利」之途！

八日的早上六時，我告別了延安，又踏上西安歸程。四輛汽車上，裝滿了最近畢業的陝北公學青年三十餘人。他們是分派到魯，晉，豫等省份前線去工

作的，所以『陝公』有百餘同學來歡送。唱了一陣熱烈的歌，最後車中人合唱『在火線上再會吧』！最末的兩句，是『我們先去了！你們快跟上』！這兩句有力的歌聲，繚繞在延安城兩面的山，汽車毫不依戀的向南奔馳。

（十二月十日於西安）

毛澤東談抗戰前途

自從上海失陷，敵軍進迫南京後，戰局呈現異常緊迫的階段。西戰場也因太原棄守，使陝北成了直接抗戰的區域。國內竟有一部分民族失敗主義者，散佈毒霧，動搖人心。爲了解陝北這個直接抗戰地區的動態，聽取那方面人物，對於眼前抗戰緊急階段的意見，記者於本月一日作陝北之行，逗留延安四日，一切均呈樂觀。共黨要人及八路軍將領，一致表示擁護最高領袖抗戰到底主張，並以最大的努力，鞏固全國團結的抗日統一戰線，尤其是我們抗戰勝利最有力的保證！現在，我把四天來採訪所得，系統的報導於國人。

在我到延安後的第二天（五日），我去訪問毛澤東先生。

延安已成了直接抗戰的地區，一切的人，都爲了抗戰而緊張地工作着，毛氏的緊張與忙碌，當然更不能例外。他最近仍未改深夜辦公，有時甚至於竟夜工作，早晨遲起的作風。在上午十一時，記者遵約往訪，那是他一天中比較最有暇的時間。屋子裏堆滿了書籍，簡單的陳設，那環境像是踏進了一個鄉村小學教員的臥室中。

他穿着一套棉軍服，與在延安所見的士兵服裝，完全是一模一樣。熱誠的握手，招呼坐下。使我相當奇特的是，他親自倒了一杯茶之外，還在另外兩只茶杯，倒了些本地的白乾酒。他一邊喝茶，一邊呷酒，便根據了我的發問，興高采烈的展開了談話。

他說：『從上海太原等地失守後，不容諱言的，我們在抗戰的軍事上，受了相當的挫折。但在各個戰場的挫折中，使我們獲得了最可寶貴的偉大教訓。這教訓是什麼？就是我們這次民族抗戰，雖然是革命性的，但它的革命性，還

不完全。我們參戰的地域，雖然是全國性，這是自帝國主義者侵略中國以來未有好現象，但參戰的成分，却不是全國性的，最大的缺憾是尙未動員全國人民到抗戰中來。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戰爭而不帶羣衆性，是必然會遭遇失敗的！在近代弱小民族反抗帝國主義侵略的歷史上，阿伯西尼亞抗戰的失敗，可爲我們前車之鑒。拿最現實的例子來說，西班牙政府軍所以能夠堅守瑪得里，擊退德意撐腰的法西斯們進攻，主要的在乎能够發動羣衆，使大家能拚其血肉，以保衛瑪得里，守住自由民主的西班牙。西班牙政府軍現有的地區，不及我們江西省之半，因爲動員了全體人民，便在抗戰中發揮無與匹敵的偉大力量，要是我們真正實踐了動員全國人民，不難擊潰日本帝國主義的進攻！此外，已往各個戰場上所採的戰略戰術，「犯了專守防禦」的錯誤。軍事上戰略戰術的基本原則，是保護自己，消敵滅人。因此，我們要設法減低敵人優勢武器之運用，避實就虛，擊中敵人致命的弱點。敵人在每次戰鬥中，採用迂迴及中央突

破戰略，我們便不能專門着重在「單純防禦」，死守正面，使敵人恰恰施展其優勢武器，而集中擊破我正面。必要的陣地和城市，我們當然要守，但主要的還是我們的「防禦」，還要配合上側翼或敵人後方迅雷不及掩耳的攻擊，要以獨立自主的運動戰來殲滅敵人。

眼前最要緊的是，改造軍隊素質，加強軍隊的政治工作。中國祇要精兵三十萬，具有最高度的民族意識與政治自覺性，再配以新式武器軍官，與士兵，一律富於高度的攻擊性，便可以使目前的戰局，爲之全般改觀。談到此地，毛氏告訴我最近林彪師長，有一篇「抗日戰爭的經驗」寄來，如果貴報需要的話，不妨拿取發表，供全國人士的參攷與討論。

繼着，我們談到民主政治問題，他首先幽默的說：「在抗戰過程中，獨裁而可行得通那也好，否則最好先想一想！我並不反對「獨裁」，但獨裁之上，必須冠以「民主」兩字。此即所謂「民主集中制」，如果祇「民主」而並「不集中」，則

成爲要不得的無政府主義了。」

講到華北抗戰的前途，他說：『雖然太原失守了，但八路軍在冀察晉邊區及晉西北綏東一帶，已經據有華北遊擊戰的基點，正在發動廣汎的遊擊戰，澈底破壞了敵人自大同至太原的公路，以及正太同蒲路的交通線。我們一定堅持在華北的遊擊戰中，完成華北抗戰的戰略基點。不要說敵人佔了太原及晉北的幾個城市，就是敵人吞了山西全省，我們仍得堅持幹下去，決不南退。敵人南進，我們便北進，以摧毀敵人的後方。我敢說敵人吞了華北，決不是一服補劑，相反的卻是一枚炸彈！』

毛氏又說：『我們雖然決心在華北幹下去，但並不是說八路軍包辦，主要的盼望在華北的各友軍大冢幹。最近閻錫山將軍衛立煌將軍，都已經有誓與晉省國土共存亡的決心，這當然是極好的現象。現那一軍那一派的損失，都是整個民族的損失！今天我們所爭取的，第一是抗戰的勝利！如果再失敗下去，日

本亡了中國，什麼都完了，什麼也談不上了！我們特別要在整個抗戰的緊急階段，以最大的努力來鞏固抗日的統一戰線，必要凝固全國進一步的團結，並誓死擁護最高領袖蔣委員長抗戰到底的主張，以搏取中華民族的解放勝利！」

最後，他說到最近國內民族失敗主義者及親日派主和派的抬頭，他認為是不足畏的！因為大多數的國民以及最高領袖，早已堅定「妥協便是滅亡，抗戰便可生存」的信念，他所最擔憂的，倒是敵人最近企圖分裂我們國內團結的陰謀。

「民族失敗主義者之所以能散佈毒霧，一部份近視國人之灰頹，實在是他們只看到了失敗的一面，還沒有看到光明的一面。」毛氏以極興奮的語調來結束這一席談話。「在幾個月的抗戰中，我們也有光輝的成績。（一）大部份軍隊在抗戰中，顯示了無比的英勇，最高度的犧牲精神。我忠勇將士鮮血染遍了河北，敵人總究不會站穩。在過去九一八時代，還有不少漢奸帶了隊伍，去投降

敵人，可是這次卻沒有。今日之華北，決不是過去東北四省可比。(二)抗戰把全國分崩離折的局面，弄得比較團結一致。祇有抗戰，才能減少磨擦，促成真正的統一，也祇有統一，才能得到勝利。(三)喚起了國際間的同情與尊敬，使全世界知道中華民族是有權利建立自由獨立的國家的資格。(四)給日寇以極大消耗，如果說日寇差不多不費力而得到了東北，現在非經過血的代價便不能領估中國尺寸土地了，日寇原欲在中國不戰而償其大欲，但經中國長期抵抗的結果，將使這個先天不足後天失調的帝國主義者，陷入了崩潰的深淵。從這一方面說，中國抗戰不但爲自了救，且在全世界反侵略陣線中，盡了最偉大的任務。(五)從戰爭中取得了教訓，在抗戰中改造了我們所有的弱點，展開了新中國遠大的前程！』

(十二月六日於延安)

彭德懷談前方遊擊戰爭

八路軍的副司令彭德懷從前方回來了！這消息迅速的雷鳴似的傳遍了延安城，使大家興奮而愉快，忙着慰勞，歡迎。那位跟普通士兵形式上並無殊異之處的彭將軍，也相當的忙於接待客人。記者緊抓住着這個難得的機遇，於七日的上午去訪問他。

他以誠懇而率真的態度接待，沒有什麼虛偽的客套。話題打開是先從冀察晉邊區及晉西北綏東南一帶的遊擊戰現況說起。

他很嚴肅的說：『在八路軍初入晉北抗戰時，太原等地尚未失守，但我們已早有萬一太原失守時的打算，即敵人儘管南進，我們仍當繼續北進，深入敵人的後方，作廣汎的遊擊戰。這次果然我們照了已定的方針幹了。敵人雖然佔

了太原，但因後方常給我們鬧得寢食不安，不得不暫緩南進的企圖，移師想先肅清冀察晉區的遊擊隊伍，最近敵人正分幾路向我們進攻，由平綏線向南壓迫、大同來的敵軍，已佔了廣靈，張家口來的，佔了蔚縣。這部份敵軍，是第五師團的一旅，他們雖佔了縣城，但城外各鄉村迄今是在我們手中，敵人祇有死守孤城的命運，始終不敢出城一步。在晉東方面，敵人企圖從壽陽進佔宗艾鎮，結果吃了兩次敗仗，敵人損失千餘，該鎮尚在我手。平定方面的敵軍，攻上蔭營，也失敗了一次。在冀省邊區，敵人由保定一路佔了紫荆關，但新莊，深源，仍在我軍駐守中。敵人想趕快恢復正太路，同蒲路，及大同至太原的公路交通，但這幾條交通線，恰恰給我們澈底破壞了一陣。大同到太原的公路，連路基都給羣衆及我軍破壞無餘，正太路娘子關至陽泉的一段，路軌拆的拆，枕木燒的燒，什麼也沒有，敵人非經長時間的修理，決不能方便通車，而況我們又不允許他們修理的方便哩！

此外，我們還破壞了平漢路，滄石路。敵人最近移師北撤，想由南向北，由北向南，由東向西，以包圍我軍，壓迫冀察晉邊區的游擊隊伍南退，然後他們猛攻晉南時，可減去後顧之憂。但這企圖恐怕將成泡影而已，因為我軍到處，早已廣泛的動員了民衆，武裝了民衆。現在冀察晉邊區，已經組織了一萬五千的義勇軍，都是有抗日自覺的壯丁，有鎗枝七八千，且經過了相當的訓練。其他如人民自衛軍，抗日軍等組織，集中了一切不願做奴隸的老幼弱者，人數也有三四萬，有土鎗，土炮，鏟刀，鏢，大刀等各式各樣的新舊武器。婦女們也組成了婦女抗日會，到處使人民直接間接的投入了抗戰。這種人民武裝，在軍事眼光看來，當然很幼稚，很落後，但在政治意義上講，其潛在的偉大力量，比了一軍的增加，還要偉大得多啊！冀察晉邊區的人口，一共有三百多萬，祇要我們堅持的幹下去，前途必大有可觀！

在晉西北及綏東南地帶，除本軍賀龍師全部在那裏活躍外，已經發動了一

萬二千的義勇軍，自衛軍也普遍的組織了起來。敵人現在守朔縣，出城便挨打，所以鬼子兵乖乖的躲在城裏，綏省的清水河及托克托，都仍在我們手裏。」彭氏說到游擊戰的前途，充分表示樂觀。他堅定的說：「游擊隊動員了羣衆，組織了羣衆。這些羣衆，都具有抗日熱忱，自覺的參加到抗戰中來。經過不斷的戰鬥，這些隊伍會漸漸的壯大起來，成爲百戰百勝的正規軍。正因爲這隊伍是在戰鬥中長成起來的，構成的分子，都是由於自願，所以準可以成爲鐵的隊伍！其次因游擊戰的展開，使地方漢奸不能存在，傀儡不容易安穩站住。這次敵人不敢佔了太原，急速南進，主要的是因爲我們游擊戰在後方不息的牽制。使各線友軍在晉南，得有整理休息的短期機會，這當然有益於華北戰局。敵人想消滅八路軍及大批武裝人民的游擊戰的持續，是決不可能的！日帝國主義者多進攻一次，祇有使羣衆多一次殘暴的體驗，而更增漲了戰鬥意志。我敢肯定的告訴日寇，就是山西失了全部城市，我們仍不離開山西土地，不但不退，而

且還要擴大成爲華北的游擊戰區。堅持這一帶的游擊戰，便維繫了華北數萬萬未死的人心！我們要創造小塊小塊的根据地，以分散敵人的兵力，然後由我們的主力軍，集中力量以殲滅敵人。譬如我們以前在陽明堡燒了敵人的二十多架飛機，在磁縣有我友軍燒了敵機六架，敵人現在已不能不加緊戒備飛機場，每一機場非有敵兵兩營看守不可了。敵人究竟要有多少兵力，要駐守其必要駐守的地方，華北敵軍僅二十萬，那裏可能佈滿於整個華北的城市？」

記者問他參加游擊戰的羣衆，是不是停止了原有的生產工作？他說：「沒有，游擊戰並不妨碍了生產。軍隊有時還可以幫同人民春耕與秋收，而且在戰區內，苛捐雜稅早已沒有，人民的負擔輕了一下，又不妨碍生產，落得打打游擊戰，來守住自己的家鄉。」

提到改造軍隊問題，彭表示很迫切。他以爲一般在前方作戰的士兵，都可敬可佩，就是那批先私人利益而後民族利益的軍官，非改造不可。要加強比一

九二七年大革命北伐時還要有力的軍隊政治工作，以促成「軍民一致，官兵一致。」其次他主張軍隊亟宜提高攻擊精神，以及最高度的自我犧牲！

他又沉重的說：『開放民主政治，發展羣衆運動，是間接可以促成軍隊的改進。譬如軍隊是「魚」，人民是「水」，沒有「水」，「魚」就不能活躍，也不能生存。沒有革命的羣衆運動，決不能產生革命的新軍隊！經過民衆討論而自願去做的事，總比以命令式叫民衆去做的，成績要強得多。徵兵制度，應有充分的政治動員，並相當的改善民生，給人民以權利。』

最後他堅持要我對他最近所著的一本小冊子——爭取持久抗戰勝利的先決問題發表意見批判，我雖讀過幾遍，惟苦於尙少戰鬥實際體驗，不能滿足他虛心徵求人家意見的慾望。他最近擬利用在陝北的一個短時間，寫一本專講游擊戰的小冊子。大概再過三四天，他又將馳赴前方，致力於山西的游擊戰。

『在前線上我們再談吧！』他這樣直爽的握別了我。（十二月八日於延安）

周恩來談抗戰新形勢

記得第一次會見周恩來先生，是在太原，他給我的印象，談話深刻而具有遠見，對國內外的形勢估計，是正確而切實。這次在延安又碰上了，我正慶幸這麼巧的機遇。他極熱忱極懇摯的和我長談，從中午一直到天黑，突破了在延安訪問任何人的時間紀錄。話題是『抗戰新階段的形勢估計』，現在我要把他話，扼要的介紹給大家，好做一個參攷。

「眼前抗戰的形勢，顯已躍進到了一個緊急的新的階段。敵人自佔領太原上海後，向世界宣告侵華戰事，告一初期階段。一面在華北策動漢奸政權，內蒙成立傀儡大元國，在東南也建立傀儡政權，在西北也許要挑撥回漢民族間的裂痕，期囊括我西北。並強力分裂我國內團結。在國際上，依靠德意來分化中

蘇、中英美法間的聯繫，在國內範圍上，依靠漢奸及托派等人物，來分裂國共合作，破壞中國的統一，挑撥地方與中央的磨擦，日本最近誣我移駐以後的中央政府，是地方政權，這便是分裂陰謀最大的鐵證。敵人最近在華北，首先猛力移師打八路，亟圖肅清冀察晉邊區的游擊隊伍，企圖分裂華北的抗日統一戰線。在東南，猛力攻南京，然後再佈和平煙幕，這都是與在華北先打八路軍，在分裂我們的統一戰線上，起着呼應的作用。

在軍事方面說，抗戰四月以來，我們正規軍的犧牲，已有相當數目，今後繼續正規軍作戰，也有相當的困難。其餘如軍隊的補充與改造，軍火的補充，軍事工業的建立，軍事指揮之統一與單純化，戰略戰術的改進等等問題，都是需要我們從艱苦中，克服困難，竭力設法早日解決的。在政治方面說，最大的弱點，是民衆運動的未完全開放，也許主持民運的人，還執拗過去的成見，以爲民衆起來之後，更難於統治，殊不知今日舉國所要求的問題，第一是爭取抗

戰勝利，決沒有再反對抗戰的統一政府！政治機構的尙未急速改善，有部份的尙停滯在舊腐的自大的狀態中，影響及抗戰的效率。

此外，一部分封建殘餘，尙未全部接受黨察政權時代的苦教訓，幻想不打，尙可苟安。妥協投降傾向的發展，一部分主張直接向日本屈服，這是極少數中的少數。一部分以爲既然英美調解，不如順水推舟，促成和議。還有一部分對蘇聯理解不夠的，相反對蘇聯大感失望，夢想恢復雙十二事變前的狀態，以求日本諒解。失敗主義者的情緒，也因眼前軍事上部分的失利，而漸漸散佈。他們起先以爲可僥倖一拚，今天既然打得不好，不如求和退守。殊不知中國雖大，萬萬經不得幾次『退守求和』的。蔣委員長曾昭示我們，『中途妥協，便是滅亡！』這些有危機的景象，便是抗戰現階段的特徵，簡明的譬喻，目前真有些『青黃不接』的狀態！但危機，困難，是不是可以打破？當然是可能的！因爲最高領袖的堅持抗戰到底，全國人民的堅持抗戰的信念，至今不曾動搖，

抗戰的前途，依然是勝利與輝煌！

我們的主張是（一）堅決擁護最高領袖貫徹抗戰到底主張。（二）加強鞏固抗日的統一戰線，凝結全國更進一步的團結，以粉碎敵人分裂陰謀。（三）實踐蔣委員長『地無分南北東西，人無分男女老幼』的全民動員，以四萬萬人的偉力，擊破敵人的進攻。（三）擴大及改造軍隊，變更戰略戰術，建立事事工業與敵長期戰鬥。（四）實行民主政治，改造政治機構。（五）實行戰時經濟政策，將一切的經濟動員中心，集中在實軍火與建立軍事工業上。限止匯兌，防止法幣外流。在內地要提倡生產，暢通資金，增加軍事經費。（六）改善民衆及士兵生活。

只有堅持抗戰到底，才可以加強國內的團結與統一。敵人侵略中國的步驟中心，是先佔領華北，東南只是威脅全中國的地區，華北才是進攻全中國的根據地。所以華北抗戰，是全國抗戰的中心，堅持華北抗戰，可以保衛華中華南，影響東南戰局，粉碎日本帝國主義者侵吞全中國的計畫！

依照當前的華北戰局形勢，要堅持華北抗戰。第一個辦法，是應抽調精銳的生力軍，整理以前的舊部隊，改變戰略戰術。主力正規軍，配合着八路軍在敵人後方的遊擊戰，發動廣汎羣衆，造成大規模的遊擊戰，則華北的抗戰仍不難最短期內，轉敗爲勝。

萬一上面所說的客觀條件未具備前，日寇已迫進黃河岸，華北的抗戰，是否可以支持下去？也仍然是可能的！原因是在（一）華北的城市，共有三百六十餘，假定敵軍以一連兵守一城市，全華北便要四十聯隊。靠一連敵兵，還保不定要遭我遊擊隊神出鬼沒的奇襲進攻。假定以一營兵守一城市，則華北要分佈一百二十個聯隊。敵人現在華北的兵力，僅僅是二十萬，所以萬萬不能將華北城市全佔據。敵人至多採取把小城市，大村落，交給漢奸武力守護，自己的機械化部隊全力守交通線。漢奸的隊伍，我們無論是民衆最近組織的游擊隊，也可以把它解決，而且還可以借用了漢奸隊伍的武器，以補充我們的軍火。（二）在

地形條件上，華北敵人的裝備，只適合於平原野戰，不適於山地戰。我們準可以在多山地區，解決敵人，借用敵人運輸而來的好軍火。(三)在氣候的條件上，敵軍不適合於冬季及春季在華北作戰。(四)在羣衆的條件上，華北抗戰以來，尚無大批叛兵去投降敵人，敵人至多不過收買少數的漢奸。中國軍人在中國自己的土地上，抵抗敵人，羣衆是我們的！而且華北民間槍械非常多，好好的發動羣衆游擊隊伍，只有一天一天的壯大，有力，決不怕消沉。(五)閻主任，衛立煌將軍等皆有不退黃河的決心，而華北的各式隊伍間聯繫在進步，華北的抗日統一戰線比較的鞏固。

我們當然希望實現第一種辦法，去堅持華北抗戰，擊退敵人。再深一步想，敵人佔領了的地區，我們還可以打下去，爲什麼敵人未佔領之前不能打呢？當然更容易打啊！祇要我們戰，打在敵人的交通線上，便可以常常使敵人站立不穩，給全國抗戰局面以最大的影響。有些失敗主義者，近視眼，以爲華北無

望了，他們忘記了華北尙未更大塊的土地，尙未被敵人佔據，抹煞了華北的游擊戰，已有很好的基礎，很大的發展前途啊！

講到國際形勢，一般人過分急躁與焦慮。殊不知九國公約會議的中心精神是『調解』此時而要日本讓步，必然無結果，要中國屈膝，當然更不可能。日本卻運用了這個機會宣傳調解空氣。英美是不贊成中日談判的，而德意卻透過微妙的關係來進行調解。在這種客觀形勢下，法蘇當然也祇好在英美可以合作的條件下，來同情與援助中國。我們應時刻警覺自己，我們這一次抗戰是『自決自衛』！自己站不起來，要靠人幫忙，是幻想！最近王明同志（即陳紹禹）在巴黎救國時報上一篇文章上，發表過一句警語，『今天，時代苦的真理，就在於不能自救的人，誰也瞧不起！』不能忽略的，自吾國抗戰以來，國際形勢對我只有好轉，只有進步。只要我們更堅韌的抗戰下去，國際形勢更會迅速的好轉起來！（十二月八日於延安）

甯夏之行

平涼巡禮

在我們民族抗戰激烈進展中的今日，一般所謂『西戰場』，決不是單純指的是『山西』，而尚須包括綏遠省的西部，以及賀蘭山下的甯夏省。從抗戰爆發以來，關於綏遠西線和那一個『塞外江南』的甯夏，一切的情況，與外間太隔閡了！原因是（一）交通太不便利，（二）沒有做新聞工作的人前去。

中國的西北角，尤其是綏遠，甯夏，甘肅三省，對於今天民族抗戰中，所佔地位的重要性，凡稍知軍政常識以及熟悉史地的人，皆已一致公認，已無庸記者再來喋喋不休講它的重要性了。總之，九一八事變淪亡了『東北』，我們居然苟安了幾年，在現在敵人瘋狂的進攻中，如果我們的『西北』，再一有問題，那末我們便一天也活不了！

『收復東北失地，驅日寇出中國，保持我們領土主權之完整』，固是我們全國軍民不惜拋頭顱灑鮮血，以爭取的鵠的，可是從抗戰的現階段來講，最重要與最迫切的，莫過于以全力來更堅強的『保衛西北！』

爲了想使讀者們理解一點關於綏西及甯夏的最近動態，記者毅然嘗試作『甯夏之行』，儘管那邊的交通如何不便，路途如何遙遠而艱難，我們在抗戰中做新聞工作的人，都應該無視這一切艱辛，而毅然邁進的！

往甯夏走。最便捷的莫過於從包頭搭汽車，從包頭淪陷後，此路早已不通，此外一條是從蘭州去，現在蘭寧間不通汽車，另一條路是從平涼趨寧夏。記者擇定了最後的一條路，于十七日離西安而出發平涼。

西蘭公路局的車輛，每隔一日開行。乘客是分外擁擠，往往有候一星期的搭不到車者。這次與我離西安同行的，尚有中央社特派駐蘭的記者陳萬里君，我們兩人得了西安站長劉君的特別幫忙，居然購得了車票，準時于十七日上午

，搭國營局的一一六號車輛出發西行。汽車的座位很舒適，比了以前在山西同蒲路上，爬火車頂，以及在前方慣坐的無篷敞車，真可說有霄壤之別。

同車的旅客，多江南人，有一大部分還是道地的上海人呢！他們以前都在上海市興業社所辦的市輪渡，以及公用局服務的。有幾位可敬的汽車夫，還在上海抗戰的火線上，出死入生的服務了好幾個月。他們在車上健談上海戰線上動人的故事，興奮萬狀，絕不以眼前的上海的陷落而沮喪。有一位很感慨的說：「我們江南人現在也做了東北人第二了！」立刻，便有另一位年輕小夥子激昂的說：「不會常做東北人第二，就是東北的同胞，不久也一定可以回到老家去啊！抗戰一定可以勝利，只要我們努力的和日本打下去，在明年也許我們這批人便可在北火車站下車，回到我們的家鄉——上海。」我真佩服他們對於抗戰最後勝利必屬於我的堅強信念。他們最近應新任公路局長譚伯英之召，到蘭州去服務的，西北公路在抗戰中有極重要的意義，今以在上海素有「辦事幹練」

政魯的譚氏任斯職，以及一般精幹勤奮的下層職員去幹，一定可以更增加辦事的效率。

第一天，雖然時間尙早，只有下午三時，但因為司機者不願意再前進，故宿于監軍鎮。第二天宿涇川。當抵涇川城垣時，太陽還是高高的，乘客都主張再進而宿平涼，涇川離平涼不遠，而且西蘭公路很平坦，好走，中間又無大山，開到平涼還是很早。可是那位司機者竟惡聲相加，毫不動搖的把那輛機器並不損壞的汽車駛進涇川城內。乘客中對於開汽車一道，不乏「內行」，因此大不滿意，甚至有人懷疑一司機與監軍鎮及涇川城的旅館，飯舖掌櫃，似有所勾結者。這猜測當然未免過分，但該路上該司機者對乘客態度的惡劣實引已起大家公憤。每天汽車開行，總是很遲，遇有汽車走不動時，輒嚴命乘客下車推行，那一位動作稍稍遲緩，這位司機便大聲謾罵，乘客們爲了急於趕路，一切都飲忍着，敢怒而不敢言。此種毫無服務訓練的司機，出現於一般商埠，我們熟

知西北上司權威的人，當毫不爲異。但發現在國營路局的車輛上，實深遺憾。國營的事業該做民營的模範，給旅客以好印象，最低限度，不能把旅客不當人看待，期望新任的譚局長今後能儘可能予以改善！

十九日的上午十一時。那位司機者在從容抽烟之後，懶洋洋的把車輛開到平涼，時已下午二時，當然不能再翻六盤山。大家得在平涼住下。記者當晚即訪十五路軍駐平辦事處，據楊處長談，此間有車兩輛，將開甯夏，但押車人去西安未歸，即使歸後，也須買完車票，然後啓行，行期既如此之渺茫，但也只好平心靜氣『等待』而已！

平涼是隴東重鎮，西北交通的要道，最近特別顯得繁榮。記者曩年到青海去時，曾道經此地，可是一別數年，熱鬧的氣象，已經非昔比了。進城訪第二區行政專員胡公冕氏，悉最近城內的中等學校，曾經停課了二十幾天，教職員與學生，一律下鄉去做抗敵宣傳工作，收穫極好。這裏農民銀行所辦的農村合

作社，厲行農村放款，特別發展，所以隴東的農村經濟，尙不致發生恐慌。胡專員已往是黃埔教官，在國民革命軍北伐時，曾經有過許多貢獻，對抗戰的形勢，認識很清楚，此間的抗敵工作，受他的推動很大。我們談話中，他特別加調要改革地方的行政機構，而在改革過程中，最感困難的是優秀幹部人才之缺乏。

在記者留平涼的兩天中，先後訪問了此間的同業，——新隴日報的諸君，並參觀了省立中學及師範學校。師範校址，係柳湖書院舊址。是古蹟，也是風景最美的所在。蘭州學校，雖因敵機轟炸之故，早已停課，可是此間依然絃歌在一堂。校長韓慨俠是一位苦幹實踐的教育家，學生已實行軍訓，操真槍，練打靶，由學校與駐軍密切聯繫，派教官嚴格教練，真正實施了抗戰的教育。學生每晨五時起床，厲行早操，下午每天總有兩小時以上的軍訓練。這般青年，原具備西北青年特有的刻苦耐勞精神，對於軍事訓練，大家深覺慶幸有這麼一

個好的機會，樂於在操場上吹冷風，曬太陽，作爬山，放哨等演習。

省中校長王立軒，是五四運動中北大的老將，雖然今年已五十，還是一個愛國熱血沸騰的老青年。他們都在緊張的進行抗戰教育，熱誠的教導學生利用寒假，回鄉去做喚起民衆的工作。

西北的青年，對『保衛西北』，肩荷着最重大的責任，我期望他們能在今後，深入到農村中去，接受羣衆的教育，也給羣衆以教育！國家危急到這樣的階段，做中國的青年，誰都要『學習再學習，努力再努力！』今晚，承此間同業朱靜安，郝曉峯兩位的幫忙，告訴我明天將有某部運輸處五輛汽車開甯夏的消息，使我萬分興奮。連夜去謁負運輸責任的冷君，蒙慨允搭車，使我在明早就撥開『遙遙無期』的陰霾，踏上甘寧道上的旅程了！

(十二月二十一日午夜於平涼)

甘 甯 道 上

十二月二十二日的清晨，記者好幸運的搭上××後方醫院開往寧夏的汽車，雖平涼而西馳。天氣好冷啊！擠在車頂上吃冷風，真像利刃刮臉一般的刺痛。一過了西蘭路上有名的三關口，我們五輛由交通兵團駕駛的汽車，開始入了平寧路上，橫衝急駛了。這條路雖然沒有西蘭路那麼化錢多，完全是用民快築的，但『平坦』也與西蘭路差不多。有幾段民衆們還在修路，問起了他們，始知『築大路的英雄』中間，還有不少是從二十里以外的家裏，帶了饌饌，應徵而來的！他們是直接參加抗戰工作的可敬的英雄們，值得大家的敬佩，儘管他們也許漠然不知今日的抗戰，只曉得服從官廳命令而來修路。

衝過了冰溝，爬越了無數的山坡，固原城雄偉的城牆，已隱約在望了！也

許是那位交通兵過於勇敢而大胆了，在離城不遠的一座小橋上，第一輛汽車翻落到河裏去了！車上的人大部份掉入河裏，一剎那間，滿耳是傷者的呻吟！記者幸虧坐的是第三輛車，否則不要說跌傷，就是那些冰塊冷水，浸濕全身，也已經受了！費了好大的勁，才把那輛車從河裏拖起，夕陽快將向我們告別，只好遷就已成事實，在固原住下。

固原是隴東重鎮，城牆有兩個，又堅固，又偉大，南關略有市面，城內則住戶稀少，空屋特多，所以這地方除在某種意義上特別重要外，其餘什麼都談不上。城內教堂的巨廈，特別引人矚目，西北上教會勢力之大，叫我們真驚異！翌晨，天未明，汽車的軋軋聲叫大家快醒。對熱河雖不無依戀之念，可是爲趕路，仍得忍痛披衣而起。門外，大雪紛飛，拂曉氣候之冷，已到零度以下。後方醫院院長發出命令，要早早趕路，所以既無時間洗臉，更談不上吃東西，冒雪躍上車頂，而向雪中的固原城道別北行了！

十二月茫茫的白雪，在旋捲狂嘯着，鬆軟的雪像羽毛地氈一般的蓋遍了山丘與凹溝。佛彷彿天也在向這羣風雪中的行人與車輛狂嘯着，『冷啊！』從人們戰慄的牙齒隙處迸發出來，面面相覷，車上人皆已爲孩子時代堆玩的『雪人』了！迎着利刀斷肉似的朔風，向前疾駛，過了三營，又過七營。這些地方都是古時郭子儀用兵之地，皆屬固原縣境。固原一縣，面積有二百八十里，地方之大，爲甘肅各縣之冠。可惜到處是地黃人稀，西北上有好多肥沃的土地，無人耕種，無人開墾！

雪倒是愈下愈小了，可是路卻是愈走愈不平坦，有一次上坡時，我們車上的一個人因貪睡而被摔下，那位同志跌下去了，竟有二十分鐘說不出話來，昏迷了，跌傷了，西北旅途上坐汽車，小性命時有『犧牲而不壯烈』之虞。

傍晚抵興隆堡，這裏是甘肅的海原縣境，隔二里路是一條黃河，過河即寧夏省境的同心城。

次晨開車，行數十里，即進入寧夏省境，第一處打尖的地方是中寧縣。這地方也叫寧安堡，出產一種補品，叫『枸杞』，是寧省有名的富庶之區。在縣城中不期而遇新安旅行團汪達之先生及幾位小朋友，他們起先見我穿着大兵的棉軍衣，羊皮大氅，竟不敢向我招呼。後來才驚喜的握手談天。他們從綏遠跋涉到寧夏，一路上放映國難電影，教授救亡歌曲，到處廣播抗敵救亡的種子，自己教育人家，人家也教育他們。最近將入甘肅，我默禱這般勇敢的小朋友和汪先生沿途的平安，與工作的勝利！

那晚上，我們住張恩堡，早上經有名的青銅峽。那地方險峻得可怕，一邊是巖石與絕壁，一邊是浩森的黃河。峽內有奇異的建築物，名八卦塔，相傳為女將軍穆桂英所建造。到了吳忠堡，始知前面黃河雖凍，但冰未堅固，汽車尚不敢嘗試從冰上駛過去。

後方醫院的人們，就在吳忠堡住下，靜待黃河水固而坐車前進，可是我卻

急於進甯夏城，好在相距僅一百二十里，遂當天下午雇洋車繼續前進。同行者有訓練總監部專員蔣祝佳君及曾經到過新疆的青年軍人張立平君。

夕陽餘暉中，我們只走了十五里，已經是黃河的邊岸上，再進既無村莊可宿，又不能黑夜踏水過黃河。遂至附近的張莊投宿，我們先把住房子生火，吃飯的錢都給了，他煮出麵片兒給我們充飢。上坑談天，那位農民悲憤的向我們傾吐民間疾苦。

二十六日的早上，我們踏過黃河水橋，晨曦中的賀蘭山太美麗了！一路上的土地肥沃，使我深信『天下黃河富甯夏』，決不是一句騙人的空話！但地方儘管如此富庶，老百姓仍多疾苦。

六點鐘，進甯夏城，城門口的警官帶我先上公安局查驗護照，據說這是對於每一個外來客人的規例。登記完畢，然後再上銀川飯店下榻，無論如何艱難，我總算到達甯夏了！（十二月二十八日於甯夏）

騎兵門師的戰績

『騎兵第○師』，是這次民族抗戰中極富於攻擊精神鐵軍之一！

在極度英勇果敢的門炳岳將軍領導之下，這一師戰士，曾經在去年的八月中旬，參與『商都大會戰』，攻克了商都，又迫擊敵人到張北附近的公會鎮，血戰兩晝夜，以一團的兵，把偽蒙軍第五師，打得落花流水，全軍覆沒。以後，受平綏線我軍失利太快的大影響，又退守商都，保衛集甯，守陶林，守包頭。

這一連串可歌可泣的英勇戰績，曾經造成了極崇高的名譽，在塞外草原，被千千萬萬的戰士們民衆們讚揚着，『騎○師』——這炫耀着光芒的番號，曾使內蒙草原上的僑軍，望之而喪胆！只是他們這一羣戰士，至今尙遠在西線的

前方，內地同胞們對於他們的消息太隔閡了！

去年八月一日的陶林，除了灰色的軍衣，槍，刺刀，砲，馬匹，車輛之外，什麼都看不見。騎口師的戰士，紛紛由卓資山涼城一帶，集中陶林，踏上『收復察北失地』的征程！黑黧黧的雄壯的隊伍在行進着，騎兵們飛一般的在奔馳，一隊隊載重的駱駝，雄壯地向前線進發。『打回老家去』的歌聲與抗戰的口號聲，溶成一片，震撼了那塞外的孤城——陶林。

八月十三日，這一支滿懷着『出擊』熱忱的隊伍，開到了商都附近。同時傳作義所部的步兵口旅，趙承綬部的騎兵口團，均準時到達指定的地點。那晚上，『商都大會戰』的序幕便展開了。『商都』是察北偽軍軍事根據地，從前年綏戰爆發後，敵偽軍一直在這兒築堅強的防禦工事，以行軍旬餘的疲兵去，『攻堅』，當然是難事，而況『商都城』的周圍，是一片平原，無可憑藉。但在高級將領一聲令下，戰士們奮勇直前打這一場『硬仗』了！守城的偽軍第二

師尹寶山部，初猶在日軍官的嚴令下，據險頑抗。但我們戰士，早已下了『有敵無我』的決心，前者仆，後者繼，一夜步騎兵聯合起來的浴血惡戰，拂曉便衝進了商都的西門，把敵人殺得狼狽而逃。日本軍事顧問，一死一傷，大批日軍官的鮮血，塗染了我們戰士的長刀。在八月十四日的早晨，我們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重新高揚起城樓，在察北這塊已失的領土上，有力的隨風招展。老百姓們重觀國旗，每個人都笑得裂開了臉。

偽軍失了商都，逃奔張北，我們便跟蹤追擊，一追追到了張北附近的公會鎮。（是張北縣境最大的市鎮）二十日晚上，我們的先頭部隊騎口師第□□團，開始攻擊，守軍係偽蒙古軍第五師，血戰了兩晝夜，我們以一團之衆，把他們一師人打得潰不成軍，造成了西綫上最光榮的戰鬥紀錄！

令人最最痛心的是——平綏線失利的消息，傳到了行將攻下公會鎮的戰士耳中，上面的命令，叫他們趕快『移師後撤』『暫緩攻張北』！殺敵人殺得眼睛

都已發紅了的戰士，這時對平綏線我軍失利得太快，不禁淚如泉湧！

忍痛放棄了「即將攻下」的公會鎮，每個戰士黯然覺得步槍沈掂掂地！二十四日又去攻張北縣的台路溝，但大同棄守，天鎮失陷等噩耗，雪片的傳來，使他們原來的攻勢戰略，爲之改變，不得不退單晶河。狐子凹一帶，于九月之初，重新又到了商都。

敵軍自十八日起，集調敵僞軍第一師，第二師，第五師，第八師，配以飛機十五架，大砲二十門，坦克車十餘輛，會師攻商都。敵機轟炸，終日不息，大砲咆哮，徹夜未停，我們只有騎口師一師兵力，可是居然也浴血堅守，硬撐了三天，到九月十八日晚上，才奉令全師而退。

這一退，便退到了綏東的重鎮——集甯，是廿一日到達的，作戰的任務，是作保衛集甯的左翼掩護。當時守集甯的部隊，除了他們以外，尚有安華亭的一旅，綏遠國民兵口團，傅作義的基本隊伍口口口團，指揮者係會口口將軍，

講情勢，原可與敵人一拚。卻不料敵人開始進攻了，只有兩天一晚，因指揮官誤聞敵軍進城的虛報，倉皇先退，致守軍無人指揮，亂七八糟的于二十四日晚上敗退。我們在平地泉的損傷太大了，而造成大批戰士流冤枉的血者，祇是一個「亂」字而已！

二十五日早上，重新回到了陶林，大家回憶起一月前此地集中開拔時的情狀，真是不勝感慨！殘兵守陶林，碰到的是偽軍第七師及第二旅的猛力攻擊，力戰了一天一夜，于二十六日的晚上，我們又向包頭退却了！

十月初到包頭，當地軍隊的雜與地方秩序之不安，使我軍仍不能在包頭嚴拒敵軍的攻入。十三日晚退出包頭，歷盡了無限的艱苦而到達××，在××「騎口師」這支絕塞孤軍，目前正在整理補充，待機出擊。如果敵人西進，我們一定要死守這一塊規復綏包的戰略根据地！就是我們全透掉性命罷，也得這麼做。因為今後は「退無可退」，而且在這兒每遲延一小時，就是使後面寧夏，

口口山旗，口口納旗的地陣，多有一個機會可以強固起來！

以上所述，係根據騎口師的兩個連長幾次談話材料湊合而成。那兩位青年軍官，都是中央軍校洛陽分校的畢業生，在猛攻公會鎮時，受了光榮的創傷，現在已傷愈而將離寧夏，重新回到抗戰的前綫去！

(十二月三十日於寧夏)

暫時沉靜的西線

到甯夏後第一個願望，是沿着水凍了的黃河，——也可稱之謂「銀川」，直奔臨河，五原，看看我們真正「西線」上的動態。塞外我軍冒雪衝寒的艱苦抗戰，所以到甯夏的次晨，與××路交際處長李漢針氏見面時，我便直截痛快

的要求，爲我設法到臨河五原去的交通。

他緊鎖起雙眉，沉思有頃，才坦白的告訴我交通上的困難情形。以前通汽車時，到那邊一去一來，也不過一個禮拜多一點。可是今日寧夏的汽車少，有限的汽油，是準備將來緊急時應用的，馬主席曾三令五申的命令我們節省汽油，所以到前方去聯繫運輸的交通工具，皆爲驢馬大車。就是往來省城與平涼間的汽車，每月也至多通車兩次，而且非要客票售完，經過馬主席批准，始可開車。現在要到那邊去，非雇馬車，或騎馬去不可，大概一去一來，總要在二十

天以上。

聽完了他的話，原先想附搭軍用汽車去的念頭，就此粉碎！退一步，就想在此地間接採訪一點關於那邊的消息，可是一天中跑遍了這兒的軍政機關，所得的還是極少極少。雖然××路現有□□人駐紮於臨河附近，但值得奇異的是前方部隊與此間消息的聯繫，竟如此稀薄而不靈活！『任何艱難，也得去！』這是我第二天晚上的決定。立刻，雇馬車，銀川飯店掌櫃，跑遍了全城，回答我『沒有』！那末雇牲口去，騎馬馳過草原，以及一小段沙漠地，而到臨河，五原，縱然是路上艱苦一點，但一定別饒風味。當我正在櫃房裏與馬夫講價錢時，突然有一個臉兒赤紅的青年軍人，策馬馳進了銀川飯店，他的後面，緊隨着另外一個騎士，這是他的隨從衛兵。那位掌櫃的，裂開了嘴，笑着對我說：『那位馬參謀，是蘭州賀主席派到臨河去視察的，他現在剛剛從那邊騎馬回來，你大可以跟他一談』。我即趨前談話，他首先便真率的告訴我這條路上往返

的不便。『去的時候先雇車，走到了蹬口，一走竟走了八天，然後由那邊的軍隊，借了匹馬，一站一站的送過去。向部隊裏借馬，他們只肯送你五六十里，決不會讓你騎定了一匹馬，而走遙遠路程。歸來，自己在臨河買了兩匹馬，走到此地已費時半月之多。我勸你還是不必去，還有許多許多難以描繪的不便之處哩！你要知道那邊的情況，只要是我曉得的，我都可以告訴你啊！』馬參謀一邊打打他滿身的泥土風塵，一邊對我這極和藹的說着。

綜合我們在小室中圍爐所談，那邊的情況是這樣！平綏線的終點，也就是西北的門戶。包頭，是在十月十三日的晚上陷落的！退卻時，我們的部隊，有門炳岳部騎兵，有綏遠國民兵，有王靖國所部的屯墾軍，也有馬占山將軍所統率的挺進軍。馬將軍最後退出包頭，騎在馬上，親提輕機關槍，且戰且退，衝出了敵騎的重圍。他那種勇敢決斷，猛進的戰鬥精神，曾使敵人們駭倒，友軍們一致讚揚！雖然他所統率的挺進軍，紀律要比較差一些。

敵人佔了包頭，因自身兵力不厚，亦未追擊。而我們這次在「西綫」上的失敗，並不是敵我形勢對比，相差太大，而是指揮不統一，各軍不能夠作一致的有機動作！現在我軍在西山嘴一帶，佈防扼守。由綏遠國民兵××，扼守狼山以南，防敵軍迂迴進攻。轉戰於察北綏東兩月的門師，駐守於五原，陝壩一帶。五原尚有×團屯墾軍，這部份士兵，多已有眷屬，有財產，有土地，在包頭作戰時他們曾經有進退兩難的踟躕態。

甯夏的部隊，確已推進至臨河附近佈防，而馬占山所部，最近已調防到××與××邊境的××縣城。包頭現僅住僞軍李守信部兩師。名目上雖然是兩師，實際上敵人最近已大大的削弱了李逆的兵力，每師只不過七八百人。日軍在包頭者，不過百餘人而已！

歸綏現駐日軍一旅團，僞軍四五百人，德王，王英輩在那邊做他們的無恥傀儡。

××××是後套的精華，產糧食極富饒，如果秩序好的話，此地足駐大軍×××，給養決不發生問題。在將來規復綏包失地的戰略意義上講來，這裏實在是極重要的據點。同時也就是保衛甯夏的最關生死存亡點之一，甯夏要抵抗敵軍西侵，便應當傾全力在××××這一線上，給敵人迎頭痛擊！斷不能讓敵人進入了甯夏而接戰，因為過了××，不但寧夏省境，無險可守，且難找像××××那麼可駐大軍的糧草豐富之地了！

在我軍初退臨河，五原等地時，因有少數隊伍紀律較差，地方秩序不好。那邊的老百姓，曾經壯烈的對那企圖改步為騎，以便後撤的部隊說：『只要你們向前方去打日本鬼子，我們就是把身上所有的衣服，剝給你穿都可以啊！』老百姓在此次抗戰中，能有如此慷慨，如此傾其所有，以供應軍隊，你想，我們還能再有其他的苛求，以加諸老百姓身上否？

現在，經門炳岳將軍竭力維持，地方秩序業已好轉。綏遠的省鈔，雖然它

的基金，一部份已給敵人搶去，一部早爲趙承綬司令搬到了山西。但在臨河，五原兩地，仍照着『兩元省鈔抵法幣一元』的原則而使用，金融既這樣穩定，其他的狀況，當然可想而知是在一天天的好轉中。

在『西綫』，敵人暫時因兵力較薄，未亟圖西進，而我們方面呢，也正忙於整理與補充，也無力出擊。整個的『西綫』，是陰慘的沉靜着！可是在去年十二月的中旬，敵軍由南撤回四師團兵力，集中大同，在附近徵發駱駝，馬匹，此外復有坦克車二十輛，八十輛載重汽車，雖說企圖未明，可是不無西侵的蛛絲馬跡。這是值得西線將士們警覺的一個消息！西線暫時沉靜着，但不久的將來，也許有變幻的風雲！但願在塞外的健兒，早日拚力出擊，以震破那個陰慘的『沉靜』（十二月二十七日寫於甯夏）！

國防前綫的甯夏

去年西戰場上平綏路的軍事失利，竟出乎意料的那麼快！使綏遠戰後興築的那條沿陰山山脈（即大青山）的國防線，完全失掉了用處。那條線的構築，是專門爲了防禦敵軍由北南犯的，萬不料劉汝明之失張垣，李服膺之棄陽高，竟使敵軍溯平綏線而西進，長驅直入，一直佔到了平綏綫的終點——包頭。綏遠西部的五原與臨河，雖迄今尚在我軍手中，但無論如何，此後『國防前綫』的稱謂，不能不從綏遠搬到了甯夏！

去年十二月，我踏進了國防前綫的甯夏省境，第一個感覺是——『天下黃河富甯夏』這句古話，並沒有騙人！黃河兩岸的水渠，肥沃的田野，茂密的樹林，這一切眼前所見，象徵這兒真是塞外的江南。自抗戰爆發，我江南一帶，爲敵人的砲火摧毀殆盡，成千成萬的戰區同胞，流離失所，正缺乏可以疏散墾

殖的地方來容納。塞外江南的甯夏，正是一個理想的場所，如果這裏的政治已上軌道的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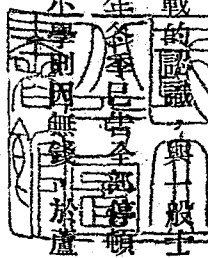
地方儘管如此富庶，但當地老百姓，還是紛紛闖家遷居，往的逃到內蒙草原，有的走到陝西，甘肅，總之是逃出了甯夏省，他們倒不是避敵機的連日的轟炸，也不是怕敵軍的大砲打來，而是不堪苛捐雜稅的重重剝削！記者會親問一個六十餘歲的『逃戶』，『逃到那兒去』？他淒然的答覆：『只要可以吃得飽的地方就去』！逃戶日見增多，原來全省八十萬的人口，今已不到六十萬了，荒地也就一天一天的多了起來。已耕的農田，其間還有大半種鴉片烟，所以本省所產的糧食，平時就不能自給自足。現在東路的包頭，交通既告斷絕，今春的糧食問題，就要成爲甯夏人民所焦慮的唯一難題了！今日之甯夏，已在抗戰中擔當國防前線的任務，改革政治，實在是一個先決問題。目前雖還談不到如何改善民生，但至少，至少，要減輕些人民負擔。

甯夏，又是與內蒙的阿拉山旗與額經納旗相接壤。在敵人大舉西犯，一面又加緊挑撥民族問題的今日，對於這兩旗的措施，實在需要萬分的謹慎！阿旗的達王，完全是一個漢化很深的青年，與溫僞溥儀是姻親，他的家屬至今安居於敵人保護下的北平交民巷，與歸綏的德王，聽說仍不無微妙的聯繫。他雖開口聲聲擁護中央抗戰，但對中央派去的軍事專員鄭子獻，依然表示閉門堅拒。鄭專員在定遠營，遭受了兩個多月的冷眼，終於在最近離阿旗而赴蘭州。達王與甯夏當局，平素情感就不好，所以至今仍有格格不相入之勢。額濟納旗，緊接着外蒙與新疆的邊境，由此往南，離西北交通幹綫——肅州又不遠，這地方的重要，簡直想不出恰當的形容詞來說明它！額旗的圖王，已屆垂暮之年，而又滿身花柳病，對於政治無瞭解，也無野心。以前日本特務機關到那邊去，他不敢拒絕，前年我們派人去趕跑了特務機關，他也沒話說。對中央的態度，較達王更好些，但最近與李專員相處，仍有許多磨擦發生。我們過去所行的「大

漢族主義』，到了今天，實有反省之必要！

西北上的回漢問題，事實上未必嚴重，只是那些遠離了回民利益的少數回教武裝集團領導者，強調回漢矛盾，造成嚴重空氣，以穩定其『天高皇帝遠』之統治而已！黑暗政治下的痛苦，回民與漢人，一律無分彼此的忍受。可是民族問題的妥善解決，尤其是蒙回，蒙漢間的糾紛，絕不容再因循下去。民族主義上，『對國內各民族一律平等』這句話，不僅是一句空洞話，而是需要我們政府當局，趕快秉承中山先生的遺教，定出具體的辦法來去實踐的。

甯夏的軍隊，共有×師×旅，多騎兵，回教騎士的慍勇，是蜚聲世界的！但平時軍隊政治教育太不够，腐化，麻木的作風，部份的傳統在上級中級軍官之間。縱然最近各方大抽壯丁，擴充了部隊，但軍官對抗戰的認識，與一般士兵的教育，還應該急起直追的努力，學校教育在甯夏，去年各季已告全部停頓。師範，中學，全省祇有三所。全部學生已編入教導團，小學則因無錢，於廬



溝橋事變之前，早已關門大吉了。一般民衆的救亡運動，連萌芽也沒有，不是民衆不愛國，實在是吃飯大成問題，又悚於當局之威，不敢有什麼活動。當地有志青年，苦悶於看不到外間的書報雜誌。軍隊官廳之與民衆，尚保持有相當的距離，甚至有時不免處於對立地位，這實在是最最可慮的現象。

馬鴻逵主席，對抗戰態度尚堅決，第二次敵機飛甯夏時，曾拋下一封瀋陽回教阿訇的挑撥信，他毫不爲所動。只是他在對人談話中，對敵人的軍事力量，估量得太高了一點。

朱紹良先生到甯夏視察後，曾在省府禮堂訓話中，對當地黨軍政各機關領袖，指出了兩點。(一)希望當局注意如何養民，不要再加重民衆負擔。(二)希望當局不但要今後注重學校教育，而且還要注意到軍隊的政治教育，及一般社會教育。這兩點，恰恰是針對了甯夏現狀而發生的至理名言！

敵人西進的企圖，決不會中止的！願國人注視甯夏，以全力來保衛甯夏，

不要使國仿前綫的稱謂，再從甯夏搬到別處去！因為甯夏如再踏綏遠覆轍，則甘肅，陝西便不能安甯，內地與新疆的交通，便告中斷。那時整個的西北，再也不易找出其他省份，足以担当『國仿前綫了』

(一月三十日於漢口)

馮玉祥

一九二八年五月十日

前線巡禮

實價二角五分

著者
發行者
經售處
代售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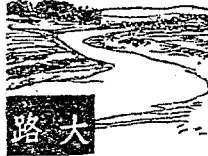
陸 誥
漢口交通路四十一號
大 路 書 店
開 明 書 店
生 活 書 店
上 海 雜 誌 公 司
全 國 各 大 書 店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二月初版

82

74-103



BC
53
1

\$2.25 生活 廉價書\$ 10